



猎雁记

丁仁奎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62174

獵雁記

丁仁堂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7•長春

內 容 簡 介

這是一本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集。

“春夜”寫一個北方農業社歡迎山東移民的故事。在春天的一個夜晚，使移民一家人在異鄉的土地上，感到故鄉的溫暖。小說熱情地歌頌了新社會。

“一畦菜花”描寫一個菜農的姑娘，為了忠實於友誼和向往着丰收，在改良種籽的問題上，和舊思想進行了鬥爭。小說中的故事也還曲折動人。

“獵雁記”刻劃了北滿大平原一個新型少女的形象。歌頌了她的勞動和愛情。歌頌了北大荒草原與人的心靈深處的優美。

“小鴨鎖和春姐兒”寫了兩個農村孩子友誼的成長。並且寫了少先隊員所給予他們有益的影響。

“瑪瑙”寫了兩個在舊社會里受盡折磨的男女孤兒。解放後，男的參了軍，女的參加了地方工作。幾年後，他們相遇了。女的作了副場長、男的作了她領導下的隊長。然而，他們仍然保持着真摯的友誼。

“小鉄蛋”描寫一個山村孩子對民兵的欽羨心情。作者通過這個孩子的眼睛，描寫了民兵的可愛形象。

獵 雁 記

丁仁堂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長春市斯大林大街）

吉林省書刊出版業
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

吉林日報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8 字數：66,000 印數：7,000冊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91·96

定價（6）：0.28元

目 次

春 夜.....	(1)
一畦菜花.....	(18)
獵 雁 記.....	(42)
小鴨鎖和春姐兒.....	(52)
瑪 瑙.....	(63)
小 鉄 蛋.....	(78)

春

夜

德惠這一帶，立春的气候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：河里的水化了，青草發芽了，柳葉兒綠了，布谷鳥叫了；實際上大地的积雪剛剛透出一些黑窟窿，西北風穿過平原，從樹林吹過來，還冷嗖嗖的呢。

就在這樣的一個春天的夜晚，從鄉里到胡家崗的路上走着一戶人家：家長吳成、妻子、老母親和兩個孩子。他們是從山東移民移過來的，現在，他們按着鄉里的指示，要到胡家崗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安家。

說起來，吳成一家去年秋天就應該來東北，可是，吳成娘就是不肯來，為這個娘哭了多少夜，娘把一家人叫到身旁來，叙說起他們祖先到東北“逃荒”的故事。娘說東北是個荒涼的地方，草長得埋人高，狼、獐成了群，他們祖先剛到東北的時候，在田地上搭起“馬架”子，用鎬頭一鎬一鎬，一滴汗又一滴汗地開垦着荒地，有時狼群來了，就得把“馬架”子拆了，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，若是親人有個病呀災的，只好用眼淚把他陪進了土，誰能顧得了誰啊！娘說，這些年月有了共產黨，東北的地方也擋不住是變了，有了人民政府的照顧，事情是好辦的多了，可是，娘說，人生地遠，離開故土去“逃荒”究竟是一件揪人心腸的事啊！

娘这段古老的“逃荒”故事，把一家人说得凄凄凉凉的，於是，这年秋天就没有动身，一直拖到听见了东北乡亲们信兒。吳成跟媳妇俩究竟是年轻人，比娘的脑筋开通的快，就整天地嘀咕娘到东北来，娘一看兒子和儿媳的心铁了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。县里的欢送会已经开过了，这些天来老亲近隣都来看望他们，亲戚的叮嚀，朋友们的劝告，这才揣着她那古老的故事，流着离乡的老泪，随着一家人，抱着忍受着一切祖先“逃荒”时所尝过的滋味的决心，到东北来了。

从乡上到胡家崗的路是三十里。吳成一家是太陽偏西离开乡上的，现在走了一半路程了。天已经黑下来，不知啥时辰起了風，西北天湧上烏云，不用說月亮，把几顆星星都给遮没了，路，是又黑又滑。吳成媳妇背着个行李扶着娘，吳成也背着个大行李照管两个孩子，好则两个孩子都大了，一个十三岁是姑娘，一个十一岁也是个姑娘，能够跟着大人们跌跌撞撞地走。

夜路，一会儿把娘的脚滑到地壟溝去了，一会累得娘不得不坐下来喘歇一阵子。

走着走着眼前走到一片長滿蒿草的荒地，吳成沒小心，一下子讓树根把十一岁的姑娘喜藍子給拌倒了。喜藍子哇的一声哭出来，这下子娘也忍不住了，她扑蹬一下坐了下来，也管不得是蒿草或是树根，媳妇拉也沒拉住。

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門一日难哪！”娘說：“背井离乡的，两眼漆黑，不用說往后的日子，今晚上我看怎么过？”說着，娘撫摸着喜藍子哭得抽搐的肩膀，也滾下眼泪来。

“娘，不要紧，到了地方就好办了。”吳成媳妇安慰着娘。

“我說‘逃荒’这滋味不好受，你們不信，这回明白了吧！祖先……”說到祖先，娘哽咽住了，因为又联想起祖先那古老

的“逃荒”故事来，眼泪把她的眼睛給糊住了。

“娘，別提祖先了，这年月不同那年月了。”吳成媳妇小心地劝着娘。吳成最是个主張到东北来的，这工夫看娘这情景，也就不敢多嘴，只好比媳妇的声音还小地劝着娘，說：“娘，別上火，車到山前必有路，啥事有政府給作主呢。”

娘沒理睬他。繼續数說着：“你爹活着的时候就張罗着到关外来，我說死說活的沒干，他依了我，沒有遭到这分‘逃荒’的罪；临到了你們，咳，就不依我了……”

“娘，別想那些古事哩，走吧，我扶着你。”媳妇兒的声音还是那么柔和。

“走！一个逃荒要飯的，黑天半夜的惹人麻煩去呀！”娘坐着說話沒动彈。

“那怎么办哪？娘！”吳成有点兒着急，他怕娘死坐在那里。

“怎么办？”娘正沒处發火，看吳成搭了楂，就冲他来了：“你願意来嘛，你有主意，有什么办不了的！”

“娘，走吧！到了社里就有了头緒啦！”吳成壯着胆子又回了娘一句。

“社，社，是俺家的社啊！俺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亏你三十多岁的人啦，心眼那么不开窍！”

“娘，这咱的社可团结人啦，咱憑两个劳动力在社里干活怎么还不掙口飯吃。”媳妇替吳成补充了一句。

“哼！”娘沒好意思数說媳妇。可是媳妇明白：娘“哼”的意思是，兩口子都是不識好歹的人，就打着社怎样好，可要啥沒啥，还不是人心隔肚皮呀！

媳妇果然猜中了。

娘說：“叫我跟你們走也行，可是，要是社里把俺当下眼

皮看，往外赶咱們我看你們怎样办？”

“娘，这时候沒那个事，社是大伙办的……”吳成說。

“娘，你放心吧！社里管保不能讓咱回山东就是啦！”媳婦說。

“哼！”娘明显地表示了不服。可是，她站起来了，沒有好气的說：“走，我跟你們走！”媳婦赶紧扶住了她。

夜漸漸地深了起来，風一陣一陣地紧刮，一家人：娘嘆息着、媳婦喃喃地劝說着，吳成比夜还沉黙地握住两个孩子的手；两个孩子一个喊餓，一个小声地哭着朝前走。一刹那，在这塊解放了的肥沃的、曾經是大丰收的合作社的土地上，讓这一家制造出这样一团不調和的气氛。

云彩裂开了縫，天边露出来星星。

二

昨天，胡家崗农業生产合作社接到乡政府一道通知。通知上写：

紅光农業生产合作社主任胡大年同志：

为照顧災区弟兄，开展救济工作，根据上級的指示，特分配給你社一戶山东移民。該人名叫吳成，貧农，有妻子老母及孩子兩人，希妥善安排。

六台乡人民委员会

社主任胡大年把乡里的通知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然后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就去找管委会的委員們去了。傍晚临时管委会的委員會議就开上了。管委会决定，晚上召开社員代表大会，討論怎样欢迎山东移来的災区弟兄，怎样安置这新来的社員。

社員代表大会开得很痛快，不到半袋烟的工夫散会了，代表們一致的意見，不論是欢迎也好，安置也好，得讓新社員舒舒貼貼的。

会散了之后，立刻就忙坏了社主任、福利委員林桂蘭和一

些積極分子們。

“主任，一定得給山東的弟兄騰出兩間房子！”福利委員林桂蘭跟在胡大年的身後喊。

“福利委員，張羅點裱牆紙吧！房子一騰好，我們就去裱牆！”積極分子們跟在林桂蘭的身後喊。

在社主任胡大年笑咪咪地想着那所房子合適的時候，林桂蘭一聲不出的望着他臉，顯露出一種內心的焦急；在林桂蘭盼着社主任分配下房子的時候，積極分子們一聲不響的望着她的臉，也顯露出他們內心的焦急。

“俱樂部西邊的那兩間閑房怎麼樣？”社主任胡大年用半決定，半疑惑的口氣問。

“好是好，可，劇團的化妝室怎麼辦？”

“化妝室？”胡大年笑了：“另有安排啦！”

“管委會能同意？”林桂蘭問。

“這是管委會的決定！”胡大年說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說？”林桂蘭笑着埋怨。

“慫一慫你这个急性子的福利委員！”胡大年說着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積極分子們一看事情有了頭緒，拉着林桂蘭就跑開了。

時間已經是掌燈以後了。

“今天干還是明天干呢？”林桂蘭征求大伙的意見。

“今晚上干！明天還有明天的事哩！”大伙說。

“先干啥？”林桂蘭問。

“裱牆！”

“不，掃房！”

“安鍋！”

“不，借盆、碗！”

“弄柴、米！”

“不，……”

“不，得分工，分工！”

林桂蘭一句話惹得大伙像捅炸了的蜂窩。

“对，大伙要同意赶夜里干，”林桂蘭強調地說：“是得要分工！”

“那你就分吧！我准能听你喝。”一个年輕小伙子說。

林桂蘭分完了工，大伙又推讓了一陣，有的說：“到我家取碗吧！我家碗多！”有的說：“我家的多！”有兩個小伙子撕扯了半天才散开了。

工作开始了，外屋两个社員正在把社里的一口生鉄鍋往鍋台上安。里屋一个姑娘挑着灯，三个小伙子：一个抹漿子，一个遞，一个登着梯子糊着棚。小伙子們哼着小曲，一边唱着一边还向姑娘作鬼臉，把姑娘的臉气紅了，說要不挑灯了，他們这才住了口。

女社員張敏、王瑩兩個人是高小畢業生，这工夫忙着糊窗。張敏会剪窗花，一边糊着窗紙，一边剪了張“工农联盟”貼在窗上。

正忙着，社主任胡大年来了，手里拿了張毛主席像。大伙一看就明白了。高兴地吵起了，說：“还是社主任想的周到啊！”

有个小伙子說：“不是想的周到不周到，是人家政治性够！”

有人还不大服气的說：“政治性够，我看可不能那么說，咱們胡家崗家家都挂着毛主席像，老張头沒入社那咱思想落后到家了，他也挂着毛主席的像，如今人人敬爱毛主席，新来戶也不能兩样。我看还是主任想的周到。”

那小伙子还是不服气地說：“想的周到，你跟我怎么沒想

起来呢？还是人家政治性够。”

胡大年說：“快干活吧，爭講那个有啥用，你們的政治性不够来糊牆干什么！”

兩個人剛住了嘴，林桂蘭抱进来一堆干柴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胡大年問。

“燒炕！”林桂蘭喘着气說。

“今个兒燒哪的炕？”糊棚的小伙子搭上楂了：“新姑爷啥样还没看見呢，就燒上炕了！”

挑灯的姑娘又威胁他，誰再多嘴花舌的就不給他挑灯了，把个小伙子的情緒又悶回去了。然后姑娘也說：“桂蘭哪，是燒早点啦，明天还擋不住凉。”

“我怕潮，”林桂蘭說：“若是不潮我就不燒了。”

“不能潮啊！桂蘭，”外屋安鍋的那两个社員說：“你把柴禾放到門口吧，帮我試試鍋吧！”

“好”！說着，林桂蘭像个輕汽球似的飄到外屋去帮着試鍋。

試不一小会兒，冒了半屋子烟，社主任胡大年到外屋一看，說：“烟囱有了毛病啦！”胡大年領着他們三个人“透”烟囱，小一袋烟的工夫才把堵塞的地方“透”通亮了。灶坑好燒了。

春天的夜經不起熬，說着話，干着活，三星就有点兒歪了。棚和牆也快糊好了，新炕席鋪上了，白白的窗紙貼着紅窗花：一陣的工夫把个屋子調理得可真够漂亮。

社主任跟林桂蘭商量，先讓大家休息，有些什么活沒干完，明天上午再找找零。大伙清点了一下：水缸的水沒挑，炕席底下缺点谷草，灶火坑旁还缺个燒火棍，这些个明天早晨預备都赶趟，其他样样都齐全了。

清点完了，社主任嘆了一口气，說：“咳，啥都齐全了，就是缺一样。山东哥兒們願意吃煎餅，咱們社就是沒个煎餅烙子。”

大伙說以后慢慢想办法吧！社主任也說：“只好那样了。”

正說着老社員宋宝抱个大破筐头子进来了。

“老宋大叔，”青年社員說：“有好筐不拿，拿个破筐头子来送礼！快拿出去吧！別把屋給弄埋汰啦！”

老头一听这话火啦，把破筐头子往地下一摔，唧唧嘎嘎从筐头子里鑽出一个大公鷄来。

大伙不明白了。林桂蘭問：“宋大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誰家过日子不得有个叫五更的，远道来的，有只公鷄叫心里也觉着暖和。”

大伙明白了老宋宝的心思，你瞧瞧我，我瞅瞅你，不約而同的笑了起来。社主任說：“宋大哥，你先把鷄拿回去吧！主人来再給他吧，眼下沒人經管。”

起初宋宝不肯，后来一看放到这空屋子也真不行，这才又把鷄抓到手里。

人們走出来屋子以后，心里都有一种說不出来的兴奋和快活的滋味。

三

今天，說是新社員到来的日子。天，亮瓦晴藍的。社員們三一帮兩一伙的来看“新房”。“新房”里充滿了一片嘖嘖声。

乡邮員听来个荒信，說移民今天午后四点半鐘在虎市站下车。

社里决定派大車隊長徐德去接新社員，把个徐德乐的拿个大鞭子在院子里直甩响，惊得鷄鴨乱叫。別的社員在旁边嘀咕

他，說：“這小伙子一有了任務就美起來了。”

一下子叫徐德聽見了，這小伙子把嘴一撇說：“任務，你們知道這是啥任務，迎接新社員，這說不准是件政治任務哩！”

“說不准干啥呢，”大伙說：“這就是政治任務嘛！”

“明白就行唄！”說着徐德啪地一聲又甩了一下大鞭，這下子把大伙都甩樂了。

徐德是個毛楞、熱情的小伙子，別看他是大車隊長，可是還總帶點小孩子脾氣。剛吃過午飯他就要套車。

“套這麼早的車干啥？”社員們問他。

“我怕晚！”大車隊長說。

“你沒長個眼睛，社的鐘才十二點半！”

徐德一看可不是，天還早哩。

這下子大伙有說的了。說徐德“鷄毛猴子脾氣”“受窮不等天亮”“狗肚子裝不了二兩蘇油”……。

把徐德說急了，狠狠地給他們扣了頂大帽子，說他們歡迎新社員熱勁不大，思想上有顧慮。這頂帽子把大伙扣的又是一陣笑。

不管大伙怎樣說，徐德到底在一點半鐘就把車套好趕出了屯子。他明明知道時間還早，可是，大鞭還是緊着搖晃。他想的是：寧肯在車站上等着，也別誤了車。

說徐德毛楞真沒屈說，接移民，按理說應當到鄉里去接。可徐德想：從車站到鄉里有五、六里地，移民免不了有個東西啥的，莫如來個簡便的，從車站上簡直接到社里有多麼好啊！

徐德到了虎市站，把車拴好，到票房子一看，才三點鐘，車到站還有一個半鐘頭哪！等吧！等，徐德心里也樂，可总算有

了底啦。

沒等过五分鐘去，徐德心里便長了草，一会儿朝东边望望，一会儿又屏住气听听。他恨不得在东边的地平綫上咕嘟冒出一股烟来，接着火車轟轟隆隆地开过来，接着把吳成一家人請到車上，接着大鞭一甩……。可是，东边的地平綫上平靜得簡直气人，气的徐德小声叨咕着：“糟糕，火車开得这么慢，要是我開車啊，哐兒！到了！”

徐德再怎么急，時間总是得一点一点地过，火車还是得按着規定的鐘点开到。

火車站上的人們騷动起来，站上的工作人員的神色，也显露出一定的緊張，火車快进站了。不知怎么的，徐德的心怦怦的跳了起来，因为，他生来头一回到車站上接人，而且是接一家从前連面也沒見過的人。徐德把眼睛擦了擦，往出口湊了湊，心想：三个大人，兩個小孩，可別找不上啊！要找不上就大声喊“吳成”。

事情並不像徐德想的那么复杂，这班車在虎市站一共只下来三个人。一个干部，其余兩個是年輕的小媳妇。

“不对啊！吳成必是在后边沒下来呢？”徐德剛这么一想，火車哐兒的一声开了。因为在这里只停一分鐘。

徐德大失所望，心里暗暗地惱恨乡邮員，不該乱傳不准确的信兒。

徐德懶洋洋地赶着車往回走，大鞭甩的也沒有勁了。这倒不是因为白挨一趟累，徐德不高兴的是沒接着新社員，社里的青年們又該說刺話給他听了。

大約走出八、九里地的工夫，徐德忽地轉了个念头：这趟車沒来，說不定下趟能来呢？是啊！怎么沒問問下趟車的鐘点呢。这么想着，心里一打轉就把車磨回去了。这又搖着大鞭往

回赶，一边赶着一边高兴。高兴回来的对。若是果真这趟车来，不去接接，那可真对不起移民弟兄啦，黑天瞎糊的怎么个走法啊！

太陽就剩下个小紅边了，徐德赶到了車站。

“往南去还有車沒有啦？”徐德問。

“有。”鉄路上的人告訴他。

“几点到站？”

“六点。”

“这工夫呢？”

“五点四十分。”那人看了看表說。然后問徐德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接人！”徐德說。

“不行啦！”那人說：“这是趟快車！”

“快車怎的？”

“不站。”那人看徐德有点疑惑，就又重复一句：“虎市是小站，快車在这不站！”

“好吧！”徐德連謝一声也忘了，操起大鞭把車就赶跑了。一气跑有一里多地才緩下来。

“这可不怨我，”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沒有好气的抽着馬。

徐德本来不想到乡里去了，在車站上都沒接着到乡里有什么用？人还能長了翅膀飞到乡里！可是，他一轉念：到乡里打听打听，到底多咱来，回社也有話說，明天好按时来接。

大鞭一甩，一陣的工夫就到了乡里。乡里的干部都走淨了，只有副乡長坐在灯下写材料。

“忙啊，副乡長。”徐德說。

“大車隊長，这么晚干啥来啦？”副乡長問他。

“打听点事，”徐德說：“移民啥时候才能到啊？”

“移民，你問这个干什么？”副乡長問。

“給我們社分配了一戶。”徐德說。

乡長笑了。“你是来接他們的？”

“可不是怎么的，說今兒个来，今兒个也沒来。”徐德有点兒抱怨。

“你来晚了，同志，移民早都来了。”副乡長說。

徐德不相信，他說他接了兩班車都沒接着。副乡長說，移民是县里派大汽車从公路上給送来的。接着他問分配給紅光社的是不是叫吳成，是不是五口人？徐德說对。副乡長說老吳一家走了一个多鐘头了，自个兒奔胡家崗去了。

这下子把徐德的腸子都悔青了。顧不得跟副乡長再說什麼，只說了声：“我赶他們去！”便把大車赶出去了。

吳成一家走的是小路，徐德的大車走的是大路。赶了半天，連个黑影也沒看着。

四

大車隊長徐德的车跑出屯子以后，社里的一些青年們就兴奋地盼望着。

福利委員林桂蘭跟一帮社員一趟一趟地往小崗上跑，望呀望呀的，从太陽卡山一直望到天色漆黑漆黑的，連一点影兒都沒有。

“出什么岔啦？”有的社員犹犹疑疑地說。

“不会的！徐德赶車沒有个出岔！”林桂蘭斬釘截鉄的說。虽然話是这么說，她也有一点兒犹豫：为什么大車沒回来呢？

天，越来越黑了，西北天湧上了烏云，不知什么时候起風了，屯里、大路上还是一点兒动静都沒有。

这个时候，社員們急的心中火燒火燎的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大車隊長徐德追赶不着吳成，心里也急得火燒火燎的。

这个时候，也正是吳成一家走在生疏的、春天黑夜的路上，吳成忍着娘的数落，担心迷了路，心里也是急得火燒火燎的。

.....

远处噠噠的馬蹄响了。屯里小高崗上聚滿了人。姑娘們猜測着一定是社里的大車回来；小伙子說不一准是。若是的話，徐德早就甩的大鞭山响啦！

有的人說：“那可也不見准，碰上心不順的时候，徐德的大鞭連一下子都不肯甩。”

“照你說的，徐德碰上不順心的事唄！”

“誰那么說哩，迎接新社員有什么不順心的！”

在黑影里兩個社員爭執起来了。

“別吵啦！到跟前就明白了！”林桂蘭制止他們。

果然，馬蹄声漸漸近了。人們迎了上去，拐过树林子头影影綽綽地看見輛大車。大伙高兴了，立刻就分了一下工，誰帮着拿东西，誰領孩子，誰扶着老太太，有的人还跑回去取灯籠。

“徐德！”林桂蘭尖着嗓子喊。

对面沒有应声。

“大車隊長！”林桂蘭又喊了一声。

对面还是沒有应声。

“桂蘭，別喊啦，等着吧！”

姑娘們說。果然大家都不吱声了，悄悄地等着。

大車慢慢地赶到人們眼前了，怎么样的黑夜也能看得出来，車上是空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七言八語的冲向了徐德。